未詳先生曰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且以十二月卦論之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程子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予之厚

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朱子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程子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謂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

漢中之四星曰天駟東壁之北四星曰天廏建星六星四天馬乾坎也房為天駟東一星為天馬震也故馬以三卦言之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程子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

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朱子曰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

四居之而正猶為危厲況不正乎為厲必矣雖然

鼫晝伏夜動今晉晝也鼫何能為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

慶也

程子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

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

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

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

接者也君臣相得而不疑悔既亡矣然剛明能斷
柔明多疑若能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
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為之則无往而不利不然屑
屑然親細務而憂其失得何以為大明之世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
道未光也
程子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
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

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

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朱子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愚曰九居上前剛也有角之象上進而至於角晉

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愚按程傳云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朱文公以為明夷末是說暗主只是說君子明而見傷到上六方是說暗主以愚觀之坤體在上為地為晦離為日為明明入地中非暗君在上明者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程子曰明入地中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内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内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内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用明夷之道何者文王之所以用明夷者用一卦之全體也箕子之所以用明夷者應六五一爻之義也文王處君臣之間故曰大難箕子處親親之間故曰內難內文明如詩歌大明書述聰明之類外柔順如夫子所謂服事殷韓子所謂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類利艱貞晦其明如中有九疇大法外乃佯狂為奴之類能正其志如卒為武王陳洪範以詒萬世是其志之所以正也

愚按程傳謂用明之過則傷於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但用晦而明聖人於明夷卦言之恐非不傷察之意蓋明夷之用晦只與邦無道危行言遜相似亦不是和世同塵所以彖以艱貞為晦其明即中庸素患難行乎患難使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亦豈明夷之世處衆之道哉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程子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於行謂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

則也

程子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於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其壯

愚曰初往四二成巽巽為股震為左左股也坎為美脊之馬震為作足坎震得位馬之壯健者也初云垂翼二云夷股傷翼則害其飛傷股則害其行夷於左股將併其右而及之傷之漸深也二何以受傷之深二在明體之中大臣之位明盛者招殃之道位隆者覀禍之基矧當暗君在上之時乎此所以傷於左股也傷股有救乎曰有馬壯則吉馬所以載傷也象又以二之吉為順以則何也蓋傷

里事楊誠齋以為武王事愚敢從誠齋說而於不可疾貞見作易者之有憂患也大抵此時此事只當徐救而緩圖之若疾於求其正則於仁義終有未盡善處或曰武王五年觀政於商然後有牧野之舉則亦不可謂疾貞矣愚以為使武王聽伯夷之諫少緩孟津之渡以俟商紂之自亡則周之靖安當無窮期惟伯夷之諫不行故後來周公之憂益大則一戎之定三監之𨚫也作易者謂不可疾

居闇地而已迫為内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葢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暗君也

愚曰上六暗君也九三居明極上之敵也六四遠上而近三三為離之極離為大腹初有震象震左也四與初應故由外入内是入於左腹也互坎坎為心初九往四離變艮艮為門此言六四以柔正居闇地入於左腹去闇就明也葢四處闇尚淺乃

今得遂其遠去之心以就九三之明況四與三僅門庭之隔耳出其門庭即就三矣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言四之心意在於去闇君就明主今既入於左腹是獲心意也此與微子事相類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子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闇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

武王四爲微子五爲箕子二爲文王初其避紂之
伯夷太公乎

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
各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愚曰此爻以陽剛處陽位以嚴治家者也治家而
雍肅兼備夫何憾必不得已寧以嚴戚毋以寬敗
嗃嗃焦急嗷嗷之狀如詩多將熇熇之義嘻嘻
笑快樂之狀九三剛而過中治家太嚴使家人嗷
嗷然不自安於下故不能不傷恩而悔於嚴厲然
家道齊肅人心祗畏反為家之吉也若夫縱之以

居家之道能保其富則為大吉也

朱子曰陽主義陰主利四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愚按朱子云陰主利四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但富字是活動字言富盛其家非貧富之富恐不當專主利言象又賛曰順在位也可見家之所以富只在四之順位順位者言四以柔順之德而得陰位之正以本義二四婦推之則家人

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

朱子曰假至也如假於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

曰交相愛言六親因九五正家之道極至而交相愛也文王爲君以太姒爲配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其不交相愛乎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此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程子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守常也況欲使

程子曰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

亦爲睽義

睽小事吉

程子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朱子曰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

明中正不能合天下之睽故五之柔僅可吉於小事況六爻多乖疑不合二五雖正應亦遇於巷乃得通焉不能至誠相與安可吉於大事哉雖然理有以睽為貴者患人不善用之耳是故天地上下其位不同而化育之事同萬物散殊其趣不同而生長斂藏之事類男外女內其别不同而倡和之志通因睽而志其同則居睽之時致睽之用豈不大哉

往往所以辟咎故无咎先儒以為如孔子之於陽貨是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子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

覿其得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
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
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
道宛轉將使就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當睽之時君
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
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
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朱子曰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睽家人之反家人之六二有艮象艮為門為徑家門之有徑者巷也巷委曲之道主五也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求通而後遇委曲非枉道之謂也乃至誠宛轉以蘄於合故曰未失道也曰未失聖人恐後世以遇巷為非正也

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朱子曰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髠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三以坤變乾坤為輿為牛坎為曳離為目故曰見輿曳六三欲從上九而處不當位其柔不能上行而二與四皆恃其陽或曳其輿於後或掣其

牛於前三其能進而從上乎然三與上陰陽正應
天合也二四之曳掣人力也彼恃人力以阻己己
又以人力敵之則必見傷然動得其正睽極則通
天合豈人力所能終扼之哉故初雖睽終必有合
象曰遇剛也剛上九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子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
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

愚曰初與四皆失應故初喪馬而四睽孤然二剛同德相求故初則勿逐而自復四則遇元夫而交孚初見惡人欲求通於四也四遇元夫則交孚於初也元夫初九之謂也兩相遇故曰志行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

乃各以所見之妄而有疑焉見三之上有豕也則疑其不能近見有車也則疑其載鬼其先虛實未辨則張弧而欲射之其後見其非害也則説弧而姑置之聖人曰凡汝所見皆妄也三非汝冦乃汝婚媾也往而遇雨陰陽和合則吉矣睽未有不同者也蓋上往應三則必遇坎水陰根陽故曰遇雨又贊之曰羣疑亡也方羣疑之未亡則千猜萬忌無的事以為有相毀相謗皆無著實故有見豕載